

回顾与展望: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

邬大光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香港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大变化正在引起国际高等教育界的重视。在香港本土,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也在引起人们的争议,如何评价九十年代以来香港高等教育发展及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不仅是香港自身的问题,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有借鉴意义。

一、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若干巨大转变

1988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成立,拉开了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序幕,并展示了香港政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雄心。进入九十年代,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若干的重大调整,香港高等教育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及稳定发展,进入了巨变的时代。这些巨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学额激增,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香港的高等教育完全是精英教育,当时香港的“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只资助五所高等学校,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浸会学院,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均不过3%,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和高中毕业生只好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匮乏,满足不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民主化的需求。香港科技大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成立。1988年香港科技大学正式注册,1991年开始招生,当年招生500名,1993年在在校生增至2000名,1995年增至7000名,1998年将增至10000名,若加上兼读学生,预计学生总人数最多时将达到13000名。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历程,是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缩影。除了增设新大学之外,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香港政府为适应香港经济的持续腾飞,大力扩展高等教育学额,使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上升到5%,在1994年由香港“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布的《高等教育:1995年至2001年中期报告》中,1987—1995年度全日制学额指标统计,1987—88年学额为32635名,1994—95学年达到55795名,并力图在1995年度使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8%,目前这一计划正在实施之中。从1991年开始,私立岭南学院由“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这就使由港府拨款的高校从五所增至七所。香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转变。

——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提高高等学校教师待遇,以强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控制。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对所管理的高等学校经费拨款有了大幅度的增

加, 1980 年比 1977 年增加了 507596 千元, 1985 年比 1980 年增加了 1032178 千元, 1990 年比 1985 年增加了 2452987 千元, 1992 年比 1990 年增加了 3232458 千元(见表 1)。

表 1 1977—1993 年度高等教育经费统计表(单位: 千元)

学年	77—78	80—81	85—86	90—91	92—93
经费	350420	858016	1890194	4343181	7575639

注: 该项统计包括大学及理工学院补助费(含薪水)和“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含大学生补助费)

资料来源: 1977—1994 香港统计年鉴(摘其部分年度)。

伴随着港府对高等教育拨款的大幅度增加, 大学教师的待遇亦有了明显的改变。据称, 目前, 香港高等学校教师的待遇居世界前列, 这种高待遇吸引了世界各国高校教师向香港的流动, 从而提高了香港高校教师的整体水平。据统计, 在“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所拨款的七所高校中,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70% (见表 2)。

表 2 美国、香港与新加坡学术人员年薪比较(单位: 美元)

美国(高等学校)1993—1994(九个月年薪)

新博士 平均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平均	新聘	平均	新聘	平均	新聘
52300	53000	54500	57000	62300	72200	83500

香港 1993—1994: (大学制 12 个月年薪)

副讲师	讲师	高级讲师	教授	讲座教授
35223	48762	75319	78392	107254(最低)
~ 45085	~ 80793	~ 100939	~ 104139	

(人文学科) 1993—1994 平均为商学院的 60—70%

新加坡 1993—1994(大学制 12 个月年薪)

无副讲师	讲师	高级讲师	副教授	讲座教授
	34924	40747	65425	-
	~ 44627	~ 73848	~ 91114	(无资料)

资料来源: 《信报》1994. 5. 6

学院升大学, 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八十年代末期之前, 香港只有两所大学, 即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1991 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成立, 为日后其他学院升格为大学奠定了基础。1994 年初, 港府决定从 1995 年起把香港理工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浸会学院升格为大学, 为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创造更优良的条件。迄今为止, 香港已有六所大学。面临这种学院升格的趋势, 其他学院如树仁学院等也在积极争取, 期望在 1996 年成为私立大学。随着大学数目的增加,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也易名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重视科学研究, 增加科研经费, 提高研究水平。1989 年 10 月,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向港府提交有关增加科研经费和成立研究资助局的建议。研究资助局于 1991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 统筹香港各高等学校的研究计划, 以发展一个足以保持学术蓬勃发展和合乎香港需要的学术基础。港府为了强化各大学的科学研究, 遂拨出 1.2 亿元作为 1988 年至 1991 年三年度的研究经费, 这笔经费约占这三个年度整体拨款的 2%。“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同时决定, 拨出的款

项应划作指定用途, 1988年至1989年度为3千万元, 1989年至1990年度为4千万元, 1990年至1991年度为5千万元; 并要求各院校在整体拨款中, 拨出同等比例的款项(即多拨出2%, 共4%), 提供研究所需要的基本设施。科研经费的增加及研究资助局的成立, 调动了高等学校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提高了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 并增强了香港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巨变是全方位的, 这种巨变的深远影响及回报在现阶段似乎尚未十分明显, 并且由于巨变的跳跃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学额激增而引起的高中毕业生学额不足, 学额激增而引起的教学条件不足, 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九十年代以来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怀疑。如何正确评价香港高等教育的巨变, 对香港高等教育迈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若干转变的基本分析

香港高等教育政策在九十年代的巨大调整 and 香港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它究竟是超越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适应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水平, 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香港高等教育的急剧发展和学额扩大, 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殊不知在过去十几年里亚太和发达国家地区都在迅速发展高等教育, 以适应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于1985年每10万人中, 便有2050名大学生; 韩国每十万人中有2650名; 台湾若只计大学(不计理工学院), 则有950名, 若包括理工学院, 则有2050名。香港包括一切大学生在内, 只有1200名。由此可见, 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上, 香港还远远落后在亚洲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之后。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 社会越多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越有益于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一般来说, 愈是先进的国家或地区, 愈是繁荣和发达的社会, 对专业及尖端人才的需求愈迫切, 既表现在量的追求, 也表现在质和层次上的追求。这在亚太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证实。例如日本在1949年之前, 高等教育采取的是绝对的精英政策, 其科技及工业的发展, 虽比亚洲各国先进, 但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战后, 日本重视人力资源,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而日本经济也相应地得到发展, 日本却从来未有大学生供过于求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来看, 亚太地区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市场潜力最雄厚的地区, 而香港在亚太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完善的基建设施及经济运作体制。因此, 香港未来在国际经济领域地位必定会进一步提高及强化。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区的新纪元, 也是香港的新纪元。届时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中心将转移至这个区域。新纪元的来临, 既为香港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也提供了挑战。

香港目前被称之为国际化城市, 事实上香港的国际化还只是体现金融和贸易两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说, 香港的国际化概念还只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真正的国际化都市应该在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都体现出世界水平, 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内。西方学者曾从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转移的两个维度, 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 根据这一思路, 笔者曾从高等教育中心的维度对西方社会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转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文化中心和科学中心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 在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形成之前或同时, 都伴随着一个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峰; 一个国家或地区, 无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曾处于何等领先的地位, 如果不自觉地以教育为先导, 使之与本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联系, 就难以保持其中心地位; 高等教育的不发达及衰退必然导致科学人才的匮乏, 从而导致科学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上述结论同样适合于香港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

香港是国际城市, 是执牛耳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香港在发展过程中, 经济比重由制造业不断

向知识密集和服务业方面转移,即使在制造业之中,亦由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高产值的生产,为了维持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成长及保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香港需要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初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到1996年,持有学位的就业人数需要约5千名。虽然香港最近的一次人力预测,推翻了九十年代的预测,估计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将会供应过量。但最近一次预测做出的结论(大学生供应过量)是没有调查劳动市场实际的状况,只从数据上推论而已。而且根据1991年的资料,香港人力市场中的大学毕业生仍有超过40%,不是由本地大学培训的。因此,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扩张有其积极的意义。

再从香港的科技实力来看,目前,香港的科技力量较弱,纯粹从事科技事业的人员不多。在香港,几乎没有独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所,没有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样教学就很难跟上整个学科的发展,也难以提高教学水准。虽然香港在培养人的技能和职业教育方面很成功,学校传授的知识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使学生毕业就能适应所从事的工作,成为工商发展的新型人才。但在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将由港人自治,要使香港在全中国占领先地位,并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华南乃至沿海地区重要经济城市的地位,光是培养工商业人才还不够,必须提高和扩大教育层面,注重高科技的研究工作,培养出高质量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发挥和加强香港的经济辐射力。

综上所述,香港高等教育在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及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是符合香港国际化城市的目标的,是保持香港经济和社会繁荣、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的有力措施。

三、香港高等教育的前瞻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是整个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香港能否保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率先走向二十一世纪,香港的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几年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尤其是随着“九七”的到来,香港的高等教育亦面临着跨越“九七”的现实。

1994年“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布的1995年至2001年中期报告,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高等教育规划了蓝图。从学额来看,无论是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将持续地稳定发展(见表3)。

表3 预计1995—2001年高等教育学额增长统计表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预科生人数	18000	18650	19000	19300	19450	19550	19700
最高入学人数	18520	19170	19520	19820	19970	20070	20220

注:最高入学人数,包括有1500名非应届预科毕业生,会报读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

资料来源:香港《文汇报》1994.3.5

1994—1998年研究生学额扩展统计表

年度	94—95	95—96	96—97	97—98
学额	6965	7554	8130	8666

资料来源:《星岛日报》1994.3.3

可以看出,预计1995年至1998年研究生修课课程的学额每年约增加8%,而研究生研究课程的学额则每年约增加5%。对学士学位课程学额而言,1995年至1998年度将进入巩固期,所以第一学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学额总数将维持在14500个,以配合港府的人力需求目标,而在早年增加的学生人数的影响下,1995年至1998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只学生人数就会增加12%。

在学额分配方面,“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已向七所院校阐述其日后所担当的不同角色,希望为院校定位后,各院校泾渭分明而相辅相成的角色,能够符合社会的利益,并使得政府的资源得以善用。按“大学及理工教育委员会”的定位,三所大学未来将集中开办学士级高等学位课程,重点放在学术及研究工作上;两所理工大学则提供一系列文凭及深造课程,特别侧重专业及职业方

面;余下的浸会大学和岭南学院,则旨在提供广泛的通识教育而非专科的专业训练,并会积极发展为主要开办学位课程的认可学位颁发机构。

中期报告希望高等教育能在九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踏上新路,是合理的和有远见的。由于东南亚和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将有很大的发展,香港为保存它仅有的社会经济优势,必须在这代教育做出相应的准备。中期报告建议高等教育跳出香港以外,以“非常留意香港以外”的取向扩展,是明智而有见地的意见。跳出香港而建新香港,正好是九七前夕积极进取的构思。

从香港回归祖国看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东西方冷战及意识形态对抗等种种因素,香港跟内地的文化教育制度被浅浅的深圳河基本上隔断了。九七年香港就要回归中国的怀抱,香港将会经历一个独特的非殖民化过程。这个转变,反映在教育体制上,至少应该包括两层意义。首先,是民族回归,重新融合。其次,香港的回归采用了独特的“一国两制”模式,“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为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承认香港过去百年来所经受的虽然是殖民地统治,但其社会经济法律诸制度含有相对合理的内核,不能简单抹煞,在未来自应加以维护和发展。因此,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规定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九七”以后基本不变。香港教育不但要在“九七”平稳过渡,更要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在迈向“九七”的进程中,香港高等教育的教学,既要重视专业课程,也要考虑到未来与大陆越来越密切的专业交流这种现实,在课程设置方面可开设大陆法律、经济(包括投资)、语言文学等一些实用课程,使香港大学生更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国情。香港高等教育具有丰富的培养工商管理人才的经验,这正是大陆高等教育方面所欠缺的。以会计师为例,目前大陆具有2.5万名合格的注册会计师,比实际需要的30万人相差甚远。大陆经济在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具有高水平的经济工作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香港高等教育机构可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大陆培养合格的、大量的工商管理人才。香港高等教育可以利用亚太经济大发展的成熟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招生,将招生的范围地域扩大,将收益超越时空限制。应该承认,香港高等教育在“外向”方面,即与西方融合方面已建立了相当稳健的基础;但在“内向”方面,即与大陆的融合方面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从香港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大目标出发,香港高等教育在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中应起到桥梁的作用。这是香港高等教育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现阶段香港社会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看未来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诸如在1994年,关于香港高等教育的学制问题,关于对大陆学制的认可问题,关于教学语言的英语教学和普通话教学问题,关于引进大陆高级专门人才的问题等。上述问题虽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问题,但又都与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重或轻地影响到未来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以香港高等教育的学制问题为例,目前实行的是三年制,这是由港府在1988年强行规定的,近几年一直对此争论不休,去年达到高潮。应该说,高等学校四年制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趋势,香港高等教育既然要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实行四年制显然利大于弊。诚然,学制改革还要涉及到香港的中学教育体制和某些具体问题。但拒世界教育潮流之外,显然是不合时宜。因此,无论是在学制问题上,还是在学历认可和教学语言问题上,香港高等教育界都应从世界高等教育的趋势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入手。笔者无意要求香港高等教育与大陆高等教育体制完全接轨,甚至更为看重香港高等教育应有自己的特色。只不过需要提及的是,香港高等教育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考虑和不顾及大陆高等教育的实际恐怕也是不现实的。这也是香港高等教育未来走向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学院教科所)